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二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雜諫論二

諫農時出使表一首

為河內王論功表一首

論天官秋官及理甌使愆失表一首

論災異表一首

論則天不宜合葬乾陵表一首

論李多祚充夾侍表一首

論中宗皇帝請內朝西宮表一首

論別宅婦女入宮表二首

論太廟屋壞請脩德表一首

為從叔鴻臚少卿論旱請掩骼埋胔表一首

諫拜陵寢早表一首

河南府奏論驛馬表一首

諫農時出使表

高宗

劉思立

臣思立言臣伏見河南河北旱儉勅遣御史中丞崔謚

給事中劉景先分往

道一作

存問兼量事賑貸竊以水旱

流行古今代有不專示責

一作青

亦以戒盈伏惟天皇德

越堯湯恩隆父母纔逢殊候即軫冲襟但謂聖人隔於

九重不知皇心遍於四海所以分道出使量使優矜曲

成賙給特加存問誠非愚闇所合名言然芻蕘之情尚

有未達敢獻狂直乞垂省覽何者麥序方秋蠶功未及

一作畢

三時之務萬姓所先敕使巡撫人皆悚忙忘其家

業冀此天恩踴躍來

一作參

迎必難抑止集衆

衆英華作其積聚非

既廣妨廢亦多加以途程往還兼之晨夕停止

一作滯

設

遣物

疑

去決不盡還况宣問須見衆人賑給須作文簿

少處猶經兩月多處必更淹延都計所歷州縣煩擾不

可勝紀又一使之下凡有一十六人并馱所須摠乘一

馬無驛之處須動公私簡弱取強非五十匹不可禁馬

之所求覓甚難使人欲求必須預追簡擇雨後農要

唐書

作務特切常情整廢須臾即虧歲計每為一馬遂勞數家

從此相乘恐更滋甚又刺史縣令委任不輕准勅即成
合稱明旨用倉給戶不足為難且令賑貸庶免饑乏若
湏出使褒貶請待秋後聞時臣備位憲司不敢不奏云云

一作皆舊唐書劉憲傳

為河南王武懿宗論功表

武后

臣懿宗言伏奉某月日制書錄臣等在軍微功將加勳
封嘉命聿至寵靈載優伏對慙殞魂守顛越臣其中謝
臣聞古者名將先士卒而後身故其功勸末世庸將窮

人力以寵已故其政乖然則箠醪投河三軍告醉刑印
在手萬夫以失與衆共功專以獨利成敗之紀興亡繼
焉賞者國之大柄不可忽焉日者林胡構孽敢亂邊陲
陛下徵義兵誅不道天下士衆焱集星馳皆忘身憂國
紓禍却難至於躬矢石血草莽冒難險歷寒温氣騰青
雲精貫白日誠亦勤矣雖則聖靈威遠逆虜自滅然士
卒戮力亦盡其勞今大功未酬衆議猶在而臣等驚怯
猥加先封臣不能折衝虜庭還師衽席今坐加第一

一作

茅之賜以先將士之勤使鶚冠虎唐諱臣將何以勸今戰

夫留滯於外府軍吏咨嗟於下寮臣等胡顏敢冒天造
夫賞一勸百猶恐未孚利一沮萬其弊誰救爵命不可
以招謗國章不可以假人伏願俯廻天光照啓軍禮請
以臣前件勲封廻授征戰之人及立功將士等上以明
國之大賞下以知臣等謬功使人悅忘勞士感知死然
後兵可訓勵士可誅屠此誠國之元經不可苟而利者
臣等不勝區區悚迫之至

論天官秋官及理匭愆失表

武后

徐有功

臣有功言自陛下即位已來海內官

舊唐書本傳作職

員一定

而天下選人漸多掌選之曹用舍不平補擬垂次應留

即放應放翻留囑請公行顏面罔懼遂使囂謗滿路怨

讟盈朝浸以為常殊無愧憚又往屬揚豫搆禍

唐書作唐朝李

年時多逆節鞫訊結斷刑獄至嚴革命而

唐書作以

來載祀

遽積餘風未殄用法猶深今推鞫者猶行酷法不依律

文妄稱異端虛立證據構為罪狀捨法用情格律昭然
無心遵奉斷事則不依款占不據條章狀表生情法外
構理率心任意輕重自由天下稱冤莫不緣此陛下九
重嚴秘萬機事惣何得一一躬覽事事親詳近臣畏罪
而不言大臣重祿而不奉遂令刻薄之吏弊法未悛士
子朝臣屏氣累息皆不自保恐墜網羅又陛下所令朝
堂受表設匭投狀空有其名竟無其實並不能正直各
自防閑延引歲時拖曳來去叫閤不達撾鼓不聞抱恨

銜恩吁嗟而已至誠所感和氣必傷豈不由受委任者不副天心是陛下務欲使申其寃是有司務在增重其枉塵垢聖德隱蔽宸聰者是臣等不勝死罪死罪臣今請考選官銓注不平致令在外怨讟者臣即察訪糾而彈之獲其曲狀望貶考奪祿以愧其心罪仍依法其刑獄推斷之官有行酷法妄加詰斷臣即按驗奏而劾之獲其枉狀請即付法斷罪亦準前條奪祿貶考以慙其德其三司受表及理匭申寃使不速與奪致令擁滯

唐書

塞作有理不為申者亦望準前彈奏貶考奪祿凡在百僚
咸蒙委任君臣之際義在無猜寄托之隆無過考選今
人監視全無付信徒為證見黷使有詞不知每事委之
使臣得搖霜筆其監考選御史望請惣停然臣昔處法
司緣蒙擢用臣愚無以上答至造願以執法酬恩無縱
詭隨不避強禦猛噬鷙擊是臣之分如天恩允臣所奏
請降勅施行庶不越旬時亦可以除殘革弊刑措不用
天下幸甚

論災異表

已見六百二十卷
武后

張說

論則天不宜合葬乾陵表

中宗

嚴思善

名謨以
字行

臣謹按天元房錄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

入臣聞葬

一無此
三字

則天太后卑於天皇大帝今欲開乾

陵合葬即是以卑動尊事既不經恐不

一作
非

安穩臣又

聞乾陵宮

一作闕新
唐書作關

其門以石關

一作
開

塞其石縫隙鑄

鐵以固其中今若開陵必須鑄鑿以神明之道體尚幽

玄今乃動衆加功誠恐多所驚黷又若別開門道以入

玄宮即往者葬時神位先定今更改作為害益深又以脩築乾陵之後國頻有難遂至則天太后權搃萬機二十餘年其難始定今乃更加營作伏恐還有難生但合葬非古著在禮經緣情為用固無定準一作無足依準况今事

有不妥豈可復循斯制伏見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然以兩漢積年向餘四百魏晉之後祚皆不長雖受命應期有因天假然以循機享德亦

在時文但陵墓所安必須

一作資

勝地後亂嗣續

一作後之脣嗣

用托靈根或有不妥後嗣固

一作亦

難長享伏望依漢朝

之故事改魏晉之頽綱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別起一陵既得從葬之儀又成固本之業臣伏以

合葬者緣人

一作緣

私情不合者前循

一作脩

故事若以神

道有知幽途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何益

然而山川精氣上為星象若葬得其所則神安後昌若

葬失其儀則神危後損所以先哲垂範且立

一作之

葬經

欲使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永

一作必

泰伏望少迴天

眷俯鑒

一作覽

臣言行古昔之明規制

一作割

私情之愛欲

使社稷長享天下久安凡在懷生孰不慶幸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諫李多祚充夾侍表

中宗

王

覲

見舊唐書李多

祚傳

臣覲言竊惟祔廟之禮在於尊祖奉先肅事之儀豈厭
惟親與德伏見恩勅令安國相王與李多祚共唐書
作參乘
且多祚夷人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爵豈宜逼奉至尊

將

唐書作侍

帝弟以連衡與吾君而共輦誠恐萬方之人不

允所望昔文帝引趙談叅乘表蓋伏車前曰臣聞天子

所共乘輿

二字唐書作六尺輿

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

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斥而下之多祚雖無趙
談之累亦非卿相之重不自循省無聞固讓豈國之良
輔更無其人史官所書將示於後何表蓋之強諫獨微
臣之不及惟陛下詳擇焉

諫中宗皇帝請內朝西宮表 盧懷慎

臣懷慎言臣聞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伏
惟陛下敬順昊天為人父母人之所仰在於孝乎故曰
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本也是陛下躬率此道為
天下先每十日朝西宮式展親親之義故得萬國之懽
心者實惟陛下孝理天下也臣竊不揆頗聞於師王者
必深居而高視用以表其嚴重也其將動未嘗不清道
而後發升車而後引出有警入有蹕用備其周衛也今
陛下再立乾坤重安社稷克定中興之業務弘大孝之

端率禮因心臣何敢預然陛下臣之君父也夫為臣子者得不欲盡忠孝之事臣安敢讓也固知言出必死亦無所辭臣死罪死罪臣聞昔者漢祖受命五日一朝太公於櫟陽宮今日陛下豈不欲為比一作此乎臣度其事

業與此有異夫漢祖起布衣登皇極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母故行於此耳今陛下守支繼統嗣武開基奉三聖之休烈當千齡之寶命順天立極蓋曰其常不知何為更用此道遠自三五洎乎夏殷聖帝明王臣所覽見未

有用此者陛下安所取則哉臣聞事不師古匪說攸聞
禮煩則黷抑有其義况應天去提象纔至二里餘騎不
得成列車不得方軌於茲屢出假愚人萬有犯屬車之
塵者陛下雖罪之何及縱使萬全亦非重慎之道也且
唐之寶命繼在陛下雖欲自忽其若社稷何其若宗廟
何頃三衛伏中路相失一作及字當時驚動聖聽臣等空知
待死臣死罪死罪望陛下從今已後遵其內朝一則有
暢於溫清二則無煩於出入敬慎之道誰曰不然必以

長至在辰元正布歷應天納祐行慶有期則願陛下備法駕周羽儀然後出朝亦天下大禮也居常之日竊惟陛下思之臣本書生叨榮執簡輒薦芻蕘之議願申犬馬之誠特乞天恩察其愚懇無任慙欸之至謹詣閣奉表以聞

論別宅婦女入宮表

張廷珪

開元中

臣廷珪言昨奉進止別宅婦女皆遣入宮勅至黃門臣已執奏停寢數日宰相重宣陛下以人廢言未蒙允納

密旨增峻制獄益嚴事相牽聯重有追掩竊聞輿議足以傷心或母子生離或男女永隔冤酷之至有甚於死方春德澤萬物昭蘇豈獨斯人不霑雨露一傷和氣恐沮聖恩况所進宮人皆非婉麗陛下容易將入下人迫脅而行不作無益害有益臣必知其然矣又陛下至明之君當比德於上皇豈校迹於中古况春秋鼎盛慶祚無窮樹德將逮於千年臣尚謂少行事儻乖於一物臣竊有疑且臣位在黃門年高白首常恐寵祿過厚顛墜

微躬何所覲輒有干議伏以遭逢昌運沐浴湛恩如
不披心竭誠無乃希旨苟免六合雖廣取容何地不勝
愚懇之至謹重昧死奏聞伏望曲流天鑒少垂矜采

第二表

前人

臣廷珪言檢貞觀永徽故事婦人犯私並無入宮之例
準天授二年有勅京師神都犯姦先決杖六十配入掖
庭至太極修格已從除削唯決六十仍依法科罪今不
依貞觀永徽典故又捨太極憲章而依天授之法臣愚

竊

一作將

謂未便且法令者與天下共之者也君不可失

之於上臣不可違之於下如或失之於上則無以御下
矣如或違之於下則無以事上矣所以古之聖人垂範
作式縣諸象魏銘於景鍾昭示萬方期於畫一由是法
有定禁時無濫刑化致雖和俗登仁壽鸞鳳巢閭麒麟
在郊膏露浮甘卿雲布彩方今聖道包於天地仁恩洽
於品物明無不燭聰無不聽時康俗泰遠肅邇安豈可
昇平之朝而行未令之罰臣之愚鄙伏深疑懼無任懇

迫之極謹昧死重連正勅奏聞特乞天恩曲垂矜鑒得
令別宅婦女各準法處分率土蒼生幸甚如允臣所請
仍望便停令勅內宣降進止

論太廟屋壞請脩德表

玄宗

褚無量

開元五年

臣聞尚書洪範傳云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其變昔
成湯遇旱引事自責云女謁盛耶今則太廟毀壞即是
先祖示變後宮衆多即是陰盛陽微伏請後宮之中非
所幸者親享之後簡出少應其變則上答先祖必災異

自消昔殷帝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雒武丁憂
懼問其臣祖乙祖乙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乃修政
行德殷道復興昔大戊之時桑穀二木共生於朝一暮
大拱此不恭之罪也大戊修德桑穀自清昔周武王之
時周公輔政二叔流言秋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則
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乃與大夫盡出郊天乃返
風禾則盡起歲則大熟昔宋景公之時癸惑守心景公
問之司星子韋對曰禍在君可移於相公曰宰相所與

共理國也曰移於人公曰人死誰為君曰移於歲公曰
乏食人必死子韋曰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
必三賞熒惑果徙三舍至漢之文景並睿明天子也亦
災異繼起脩德行政其名益光愚又竊聞左右近臣妄
奏云國家太廟其材木是苻堅時舊殿臣按括地志云
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故殿改造此廟元非苻堅
及宇文氏所作也况國家隋文帝貴為天子富有四海
豈復遞取苻堅之舊殿以充太廟者乎此則言偽而辨

殊不足採納伏願精選舉用賢良節奢靡輕賦稅繼絕
代慎刑罰納諫諍察諂諛夫賢良任用則能興化臻理
矣節奢靡則不恣耳目之欲清靜之風行矣輕賦稅則
下人樂以奉上不困窮矣繼絕代則崇德報功有勸沮
矣慎刑罰則寬猛相濟不濫罰矣納諫諍則日聞己過
人竭忠矣察諂諛則君子道長無邪僻矣非禮勿動順
時行令夫如是則人和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和矣
天地和會災異自消伏願陛下虔奉神心兢謹天誠幸

甚

為從叔鴻臚少卿論早請掩骼埋胔表

玄宗

蕭穎士

臣言臣聞事君之義有犯無隱故心苟所至願必上聞所以罄露塵消裨助山海則匪躬之節著致主之情竭矣臣實無庸志業非遠幸逢明聖累忝驅策位登四品官亞九卿叨竊已多答効無紀常願剝肝碎骨仰報於天此臣景行前修悃欵終夕不能已也臣其中謝臣聞

諸傳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雖升平之代秉哲之君禮
義不憊刑罰斯中而適當其際化理不回故商武受命
之賢王周宣中興之令主桑林未禱金石以銷禮疑其
大統則陰陽之數義實固然推其至理則時事之端政
乖取此誠細有所遺驗諸方志昭然可辨雖日月薄蝕
無損於明而宵旰兢慄未喻其道良足惜也伏惟開元
聖文神武皇帝陛下道格上蒼功深下濟叶兩儀之高
厚等四序之運行告成岱宗而靈饗聿應展禮農籍而

嘉禾實穎烝烝過於虞后翼翼邁於周文故玄祖契會
昌之符蒼生踐仁壽之域臣竊觀圖謀所記生靈以來
巍巍赫赫未有如聖朝之盛者也而水旱小數時或憊
和一旬不雨仍延聖慮臣竊以殷周之事考之斯可得
而言矣臣聞道德經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論語亦曰
因之以師旅加之以饑饉盖云曝骨中原感動和氣疵
癘是作災害用生故強死之魂傳稱為鬼積尸之氣禮
有驅除不徒言也臣竊觀成湯之受命也前有伐葛之

役後有升陲之師凡七十二征而天下服故其詩曰武
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莫我敢遏宣王之中興也
亦南征淮甸北伐太原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士故其詩
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則二主用
師而定也明矣未聞有岐昌掩骼之政秦穆封尸之令
早暎之故不亦宜乎不然則月令孟春之命一作掩骼
埋胔周禮蜡人職掌凡國骹禁埋而置榻焉豈虛設也
臣聞之五材並用誰能去兵小則施諸市朝大則陳諸

原野我國家橐鞬理定十紀于斯陛下重之以懷柔申之以靈武三韓左衽夷於郡縣六狄解辨願為臣妾書詩所載未之聞也而西戎醜類尚興芄野之師東胡唯餘猶倣柳城之戍陛下爰整其旅弔厥匪人雖有征無戰不聞遺鏃之矢而恃險與馬猶積杭輪之斃故血膏草莽骸聚丘山史不絕書士有餘勇以為常矣臣又聞之帝王者則天而法地長物以子人如天之無不憐如地之無不載故天無遺人雖古先哲王內諸華而外夷

狄亦云要服者貢荒服者王聲教所加合于一揆所以
伐其叛而柔其服重其生而哀其死詩曰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書曰丕冒海隅莫不率俾此之謂也頃春之季
恒陽小憊宿麥未登首種不入賴陛下憂勞日昃以萬
物為心天且不違應如影響閏月云暮時雨滂流我田
我私既浹祁祁之澤彼黍彼稷方成油油之稼此天慶
陛下至誠一作人感陛下深矣而密雲未洒忽復二旬
時屬炎蒸土仍溼漉元元之望又加于茲昔燕祠寡婦

延闔境之潤漢察寃囚致隨車之雨

一作澤

今陛下當措

刑之代濟必封之毗吏不苛刻人無怨訴憊亢之由有

異於彼愚臣不敏

一有輒字

竊有所見謂分宜謹制使往校

邊庭凡戰陣之處骸骨所在即將埋掩仍施厲禁則儀刑萬國仁洽九泉存亡均雨露之恩華夷同日月之照庶膏液與聖私齊運旱苗將朽骨俱榮不任云云

諫拜陵寢早表

劉彤

臣彤言陛下明發不寐展敬山陵朝拜之時必候清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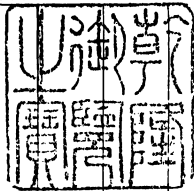
此誠孝思罔極求諸幽明之弘義也將士發軔路猶曠
黑紅塵四合白刃交馳往來不相知左右不相識假令
有敗車逸馬朽木枯株則變在不虞患生所忽不可輕
也愚臣淺識實以逼迫伏願慮及細微以安宗社拜陵
之日必候朝光則凡百歡心普天幸甚

河南府奏論驛馬表

臣某言今月一日中使魏光勝至伏奉手詔當管每驛
更加添鞍馬不得停留往來使命者伏以所到郵傳以

備急宣由臣術無方致令馬畜有闕忽奉恩詔憂惶失
圖臣其中謝臣伏以當府重務無過驛馬臣到官之日
惟此是圖雖收市百端死損相繼蓋緣府界濶遠山谷
重深自春多雨馬蹄又軟驅馳石路斃踣實多比於陝
虢已西及汝鄭等處道路稍異日夜倍憂又西自永寧
東自汜水南到臨汝北達河陽正驛都管一十六所常
加填備動以久闕此皆以臣無政術上軫聖心跼地躅
天詩跼天不踏地不足所處臣今分遣官吏稍加價錢兼令外

求冀免有闕臣其中謝又盧會昌到日臣謹依詔旨差
人領送上都無任懇迫惶懼之至



文苑英華卷六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六百二十五至
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瓚

膳錄監生臣蔡炎林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二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雜諫論三

論鹽鐵表一首

為田神玉謝不許赴上都護喪表一首

論裴延齡表二首

論追制表一首

論請不用奸臣表三首

夔州論利害表二首

為濮陽公論皇太子表一首

諫中官打人表一首

為集賢崔相公論京兆除授表一首

論鹽鐵表

劉彤

臣聞國之興衰在人不在天政之理亂在變不在習故
殷辛失道雖得歲而亡齊桓反經雖改法而霸此則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之明效也是以五帝不相襲禮三王

不相沿樂者豈祖孫父子自欲殊其業耶誠代異乎宜

而時有所適不得已而然耳故能功格天地道濟生人

三五而來未聞有弊而不遷以之長世

唐諱

者也國家承

亡隋

一作百二

之季開累聖之業至於憲章彝典立教垂訓

一作統可謂詳矣然猶倉廩未實流庸未還俗困兼并人

嗟杼軸者所謂能適道矣而未能權積習之見不廻而

隨時之宜未得故也臣聞漢之五葉孝武為政一廐馬

三十萬足後宮數千萬

貢禹傳孝武取好女數千人以填後宮萬字疑衍

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實百當今然而古費多而
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
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
利薄而人去其業此所以古今不一羸儉相懸故先王
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
則專農二則饒國濟人盛事也臣竇謂當今宜之夫煮
海為鹽採山鑄金伐木為室者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
饑而無食庸債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求山海厚利

奪豐餘之人輕調徭役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
不足帝王之道可不然乎臣願陛下詔益鐵木等官收
興利貨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
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討百蠻
不憂千金之費懷萬國自有三錫之饒雖戎狄降附堯
湯水旱無足虞也如此則成康刑措而頌聲作臣愚易
之臣聞可與守一作樂成而難與慮始者常情是也陛下
若允臣愚計便付有司則恐由習常就闕無日伏請付

中書門下令妙擇才幹委以使車則愚臣所獻儻裨萬一奉天適變惟在陛下行之

為田神玉謝不許赴上都護喪表

此篇當在五百九十七卷喪塋門今已移入姑存

其目

論裴延齡表

德宗

元稹

按陸贄貞元十年敗元稹元和元年除拾遺相去十一年二表恐非稹作集亦無之

臣某言臣昨二十五日宰臣伏宣聖旨以陸贄敗官罪

狀不可書於詔命陛下慈仁愛人思宥愚直仍令後有所見得以上聞臣忝職諫司不勝大幸臣等前所上表言陸贄等得罪之由起於讒構此皆延齡每自倡言以弄威寵及奉宣示奸詐乃明陸贄久在禁垣復典樞要今之譴責固出聖衷竊以李充勵志卹人勤身奉職惠愛之化洽於細微頃以公事之間與延齡相敵未貶之月延齡亦以語人讒構之端羣情是惑臣聞大臣之體出於讒辭安可持密勿之言為忿怒之柄朝廷側目遠

通搖心百官素不能親附延齡者屏氣私門不知自保
陛下聖德下照物無所遺豈獨厚於一夫而乃薄於天
下伏惟發誠謹中官備問閭里有言延齡無罪李充有
過臣實微眇敢逃天誅李充覆族亡家於臣何害事關
大本不敢自私延齡奸計萬殊方司邦賦必能公用財
賄陰結匪人則他時之過彰聞路絕伏以貞觀遺訓日
經宸心去其邪謀以慰天下幸甚幸甚臣不勝懇迫之
至

同前 德宗

前人

臣某言間者陛下親授臣以直言之詔又命臣以言責之官奉職以來未嘗忘死誓將忠懇上答鎔造竊以裴延齡虧損聖德瀆亂典章逞其心欲以蝥毒黎元恣其苛刻以動搖邊鄙弄陛下爵位以公授私人盜陛下威權以誘脅忠善賢愚注耳朝野同辭臣固不敢飾其繁文再擾聰明所以晝夜感憤不能自寧者以陛下執刑賞之柄不僭在人延齡狡詐公行曾不為念伏見去年

十二月五日勅度支計管李玘配流播州張勛配流崖州仍各決六十斯則延齡自快怒心曲遂其狀陛下聽之以誠謂為當舉峻其所罰用直羣司罪名及加冤聲大振陛下深鑒其事詔命中留魯不旬朝馳聞海內使遠方之人疑陛下明有所擁令無必行奸以陷君孰任其咎儻二人獨決延齡之手死不得言化理之失豈不重乎陛下常以登聞之鼓置之於庭必欲人情纖微不滯於外比來或事繫度支銜冤上訴皆不即驗問盡付

延齡縲囚衣冠攘奪孤賤身不足償其怒家無以應其
求怨痛內緘誰與為理矰繳盈路動而見拘咫尺天門
不敢上訴延齡之威益熾疲人之苦日深陛下必以延
齡為賢言者皆妄不若明白其罪昭示萬方使延齡無
辜辨之何害儻兇惡滋蔓鬱於人心決之不時所傷豈
細臣實寒心銷肉用是為憂伏惟俯鑒聖情召臣問狀
有一非據罪在面欺臣不勝迫切之至

論追制表

元稹

臣某言臣聞令之必行於下者

集作必如行之者

信也令苟不

信患莫大焉今陛下初臨寓內務切黎元至於牧守字人之官所宜詳擇苟未得人不當虛授苟或任使不可屢遷臣竊見近除寧州刺史論係虔州刺史高弘本通州刺史豆盧靖曾不涉旬並已追制又以杜蕙為蘇州刺史行未半途復改郎署臣不知誰請於陛下而授之誰請於陛下而追之是則授之非授之是則追之非以非為是者罰必加然後人不敢輕其舉以是為非

者罪必及然後下不敢用其私此先王所以不令而人從不言而人信豈異事哉率是道也今陛下如綸之令朝降反汗之詔夕施紛紛紜紜無所歸咎臣竊恐陛下之命未能取信於朝廷而况取信於天下乎臣伏願陛下徵舉者之詞察追者之請若舉者之詞直則請而追之者不得無過若追者之理勝則舉而授之者不得無辜賞罰是非所宜明當况陛下肇臨黎庶教化惟新詔令之間四方所仰小有得失天下必聞臣實庸愚謬居諫列

職當言責不敢偷安苟有所補集有作裨萬死無恨無任愚
迫懇款之至謹詣東上閤門奉表以聞

論請不用奸臣表

穆宗

裴度

臣度言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聖主輒為直臣上答殊
私下塞羣望一作謗誓除國蠹無以家為苟獻替之可行

何性命之足惜臣其中謝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纂

一作恭

承丕業光啟雄圖方殄頑人之風以立太平之事

而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亂

集作敗

國政陛下

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

先後河朔逆賊只亂山東禁闡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

朔患小禁闡患大小者臣等與諸道戎臣必能剪滅大

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寮中

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集作怨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

威權方重獎用方深有所畏避集作忌不敢抵觸恐事未

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計一作謀者耳臣比猶懷

一作思隱忍不願發明一則以罪惡如山怨謗如雷伏料

聖君一作明必自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紀綱

潛壞賄賂公行待一作候其貫盈必自顛覆今屬兇徒擾

攘宸衷憂軫凡有制命繫一作計於安危痛此姦臣一作邪

恣其欺罔干亂聖略非止一途又與翰苑近一作舊臣結

為朋黨集作黨與陛下聽其所說則必訪於近臣不知近臣

已先一作私相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已

來所陳章疏皆是至切一作事皆要切所奉集作連書詔多有參

差蒙一作惜陛下委寄之意不輕被奸臣抑損之事不少

臣所與

一作素知

佞作亦無讐嫌祗是昨者臣請乘傳詣闕

面陳戎事奸臣之黨

一作徒

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座之

前必能悉數其罪

一作過

以此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

兵齊衆

一作進

逐便討賊

一作攻討

奸臣之黨尤所

一作典

阻礙

恐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

集作束

意見悉

遭杜

一作蔽

塞復恐三人

一作與一復

險狡同辭合力或令兩

道招撫逗留旬時或遣蔚

集作他

州行營拖拽日月但欲

集作願

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

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且陛下前後左右忠良至多

亦有熟會典章亦有飽諳師旅足得任使何獨斯人以

臣愚見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北逆賊不討而自平若

朝中奸臣盡

一作尚

在則河朔逆賊雖平益熾

一作縱平無益

臣

伏讀國史知

集作見

代宗之朝蕃戎侵軼直至畿甸

一作直犯

都城

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壅

一作蒙

蔽幾危社稷當時柳

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猶抗表歸罪為國除害今臣所任

兼揔將相豈可坐觀兇邪有暄日月臣不勝感恩

一作憤

嫉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奉表以聞儻陛下未甚信

臣

一作未
信忠言

猶惑奸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與百

寮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孔

集作
朗

明照臣肝血

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

第二表

集作
狀

前人

臣某言臣聞木有蠹蟲其木必壞國有奸臣其國必亂
伏以前件人為蠹為奸欺下罔上百辟卿士莫不知名

集作莫
敢指名

若不竄逐必為患難陛下雖

一作他

時追悔亦恐

無及臣所以奮不顧身舉明罪惡其第一表第二狀伏
恐聖意含弘留中不行臣謹再寫重進伏乞聖恩宣出
令文武百官於朝堂集議必以臣表狀虛謬抵牾權倖
伏望更加譴責以謝弘簡元稹如弘簡元稹等實為朋
黨實蔽聖聰實是奸邪實作威福伏望議事定刑以謝
天下臣今將赴行營誓除

集作
誅

兇寇而憂心在腹不在

四支憂在朝堂

一作廷

不在河朔伏感諸葛亮出師之時

上表言事猶以宮中府中不宜

集作合

同異科犯為善為

惡請申刑賞臣才雖不逮諸葛亮心有慕於古人昧死
聞天伏紙流汗

同前

白居易

臣某言臣聞主聖臣忠聖主既明臣輒獻至忠之誠上
理國之典下去邪之疑伏望陛下納臣之諫則海隅蒼
生兵屯咸偃無大臣之諫則國必敗有大臣之諫則國
必安非疑元稹之憊其事有實亦不虛矣矯詐亂邪實

元稹之過朝廷俱惡卿士同寃裴度論議之謀陛下已
令獎度之勲不允所請理已為乖今陛下含忍不為竄
逐處之台司同議國典天下人心無不惶戰何執元稹
之言居度散司之職且同議裴度今功業今代一人卿
侯士庶無不同惜今天下欽度者多奉稹者少陛下不
念其功何忍信其奸臣之論况裴度有平蔡之功元稹
有囂軒之過東都留守誠即清閑大勞之功不合居於
散地伏望陛下聖恩照明並無矯言伏乞追裴度別議

寵榮臣素與元稹志

一作至

交不欲發明伏以大臣沉屈

不利於國方斷往日之交以存國章之政臣等職當諫

列不敢不奏謹奉表以聞無任兢迫戰切之極瞻望迴

恩天下同慶

元白交分始終不替方元傾裴白不應有此論列集固無之光謂君直友逆則順君

以誅友古有行之者則此奏亦不為過但白非其人也與元稹二表俱非是當以唐書為正

夔州論利害表

劉禹錫

臣某言伏準元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勅諸州刺史如有利害可言者不限時節任自上表聞奏者臣伏見貞

觀中詔許羣臣各上書言利便馬周時一布衣遂因中
郎將常何獻策二十餘事太宗深竒之盡行其言擢周
為御史

一有裏
行二字

至龍朔中壁州刺史鄧弘慶進平素看

精四字堪為酒令高宗嘉之亦行其言遷弘慶為朗州
刺史則知苟有所見雖布衣之賤遠守之微亦可施用

况臣早受國恩德宗朝忝為御史逮今歷事四聖

集作
朝

頻領藩條當陛下至明之時是微臣竭節之日伏以守
在遐郡不敢廣有所陳準勅上利害及當州公務各具

別狀奏

集作以

聞伏乞聖慈俯賜鑒照無任

同前

前人

臣某言伏準今年四月五日德音宣令諸道觀察使刺史各具當處利害附驛以聞者伏惟皇帝陛下睿哲自天纘承列聖善述光志發揚德音率土人臣不勝慶幸臣虔奉詔旨宣示蒸黎伏以華夏不同土宜各異詳求利病謹具奏聞伏乞聖慈俯賜昭鑒臣伏覽國史竊見開元十八年朝集使至京師玄宗臨軒親問利害時宣

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論轉運甚詳竟不行下至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再以前事奏論方見允納比及三年漕運七百萬石省脚三十餘萬貫當耀卿前不見納必有人非之及後數年得_{集作方}展其効臣僻守遠郡敢望言行祇奉詔書或冀萬一伏惟明主擇之無任

為濮陽公論皇太子表

李商隱

臣某言今月某日得本道進奏院狀報今月六日宰臣鄭某等率三省官屬入論皇太子事者褫魄疆場馳魂

輦轂莫知本末伏用驚惶臣中謝臣聞禮贊元良易標
明兩是司司鬯以奉宗祧華夏式瞻邦家大本自昔質
文或異步驟雖殊既立之以賢則輔之有道北宮養德
東序承榮集作勞非務近正人用光繼體周則周公為太傅
太公為太師漢則疏氏二賢商山四老內揚孝道外進
忠規猶在去彼猜嫌辨其疑是不由微細輕致動搖乃
得守三十代之丕圖延四百年之景祚著於史冊煥若
丹青伏惟皇帝陛下道冠百王功高三古事窺化本謀

洞機先皇太子自正位春坊傳輝望苑陛下旁延雋人以贊溫文並學探泉源氣壓浮競嗜魚不進求玦莫從有王褒之獻箴無卞蘭之奉賦今縱粗乖睿旨微慙聖心當以猶屬妙齡未加元服或携徒御時縱一作致逸遊樂野夏儲亦嘗觀舞南皮魏副屢見飛觴陛下濬發慈仁殷勤楷教稍踰規戒即震威靈雖伐木析薪必循其理而逝梁發筍亦有可虞抑臣又聞父之於子也有嚴訓而無責善君之於臣也有掩惡而復錄功故得各務

日新並從夕改同寘子

集作于

道不傷其慈儻犯在斯湏

便遺天性過當造次遽抵國章則以古以今孰為令子

在朝在野誰曰全臣虛牽復之微

集作至

言失不貳之深

旨伏以

集作惟

陛下侔覆育於天地霽赫怒於雷霆復許

省勵宮闈卑謝師傅蹈殊休於列聖慰欽矚於兆人臣

才則荒涼志惟朴駮因緣代業蒙被官榮竊諸侯之士

田領大將之旗鼓當車折檻合首他人瀝膽刺心正當

今日而名非朝籍務切軍機道阻且躋佇立以泣龍樓

獻直戴逵之辭翰茂聞鳳闕拜章張儼之精誠未泯干
冒宸極無任隕涕祈恩之至謹差某官某奉表陳論以
聞

諫中官打人表

劉寬

臣某言臣生逢昌運謬列班行官為御史職在舉事齒
髮始壯名籍已至在臣至微誠為多幸所以愛惜朝廷
宗廟之意與元老大臣不殊臣昨遇郊禋得陪盛禮見
執事者說陛下饗獻太廟至穆宗皇帝第九室跪起嗚

咽感動神人臣不覺涕淚知陛下孝德可以化天下矣
又至圓丘覩陛下升降嚴恭之禮不覺手足舞蹈知陛
下誠敬可以達神明矣如嚮者數事非根於生知稟於
天授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致推是而論則三皇之德
必可侔五帝之業不足跂洎車駕即路臣實先馳至丹
鳳門南禮物備具忽聞傳說云適有白身數十人於金
鷄竿下奪囚崔發亂打致死有司救止力不能禁兵仗
紛紜僅以格戰瓦礫交下傍中朝臣不勝驚痛蓋惜其

無知毀損聖德也如此崔發為縣令有事疑當之罪抵
朝廷之法有不赦之科斷自宸衷寘諸刑典則可矣豈
得下人肆意騁憾一時紊亂綱紀敗失國體豈可使縱
恣漸隳也儻陛下欲杜將來之萌絕偏黨之說俾罪人
斯得正是刑名則太平之業日益崇矣臣又以為今日
構扇人數至多若盡加誅恐非中典苟捨而不問實蠹
大猷以臣愚見莫若勅左右軍使尋求首謀者一二十
輩下明詔以示海內知人臣無專殺之文乘間之謀不

敢萌貯庶無私之德與日月盡明又伏聆今日赦書求
理至切令一作命諫臣論事遣憲吏執法乘輿服御志在
抑損又以見陛下遵禹湯之旨同堯舜之求臣為耳目
若有所聞而不上啓是臣負陛下之深也焉敢不言不
勝悽悽懇切之至

為集賢崔相公論京兆除授表

錢珣

臣某言今月某日伏奉密詔具審聖旨欲以某官鄭浦

除京兆尹令臣進擬來者出自宸衷敢言違詔事非允當合具奏聞伏以三輔之雄京兆居首王畿之理專制甚難歷代重官當今急務比者任用多是丞郎給舍有才之人或藩方善政之師宣宗皇帝求理之切常輟翰林學士韋澳授以此官今陛下固合且命中書令其公選苟或未稱即可改張鄭某自守疑周行頗聞靜守當官蒞職亦極恪勤量材則可以序遷進善則無妨獎勸至於關中戶口本貫京師轂下威權莫先尹正畿甸之

內諸鎮甚多都城之間萬戶來會責辦則供湏極衆整肅則彈壓且殷鄭浦入仕之初曾為鹽州軍事判官幸守章程粗成勞績因茲際會遂列朝班物望固輕揚歷未久儻以此官除授必當不叶羣情向者嗣薛王柔以宗室大臣久兼崇秩事功已著摠領方宜以浦代之恐失所稱浦既乏公望又匪異材遽達宸聰必因薦導失舉之誤所繫非輕臣知柔出藩便憂京兆之任蓋二十四縣無不凋殘况屬今秋又罹兵火鄉閭劫殺尚且未

安軍鎮侵陵比常多事賦輸之際撫緝尤難頃自黃巢
犯闕災患相繼京畿百姓傷死固多今所保全皆由自
備凡為兵器無不家藏寇至即設寨依山事已則還鄉
力穡可耕可戰自是精兵今近鎮多強不為無事徵召
外藩騎卒朝廷又乏軍糧昨者猖狂兼為患禍每宜深
戒不可遽忘實任京兆之權兼須武略不惟便於政理
亦要防於艱虞臣請便言冀合睿算竊見某官李鋌一作
同鋌下兩朝宿將久立茂勳頗以威名彰於委寄衆情甚

洽公論多推授以尹京必能通濟京畿制置兼以命之
有權則可抑豪強用武則可清奸盜圖安之本全在京
都備患之先無加軍旅鋌之才略得以惣臨畿內戶人
累經賊寇農收之暇訓練不難鄉閭自強侵擾固息無
事則各營耕稼有慮則便執干戈不假饋糧又非失業
既安必集就便不煩况目下京都未能安堵速湏制置
安得因循非李鋌不可委任事惟一作權重難尋已叅詳
外度人情內思機便悉宜如此方敢陳論伏乞聖明靜

賜睿一作循覽以京尹難理之事思當今奸弊之初用非

材無望之人可以控制於此若他時不濟何以謀安雖欲用典罪之固亦無救於患且李鋌與臣無素分鄭浦於臣無宿嫌與奪之間公當而已切於此事尋欲兼候奏聞便屬忽患瘡痍不離枕席近雖潰穴尚有本根固極虛羸且須將理寢食敢忘於機務敷陳又隔於天顏遂敢直奉牋毫粗達肝膈伏以反正之新致理仍急有犯無隱臣心合罄於此時從善如流聖政宜先於大者

甚難甚切不敢不論伏以睿斷精明臣等常切感作今
茲論列實冀允從儻或未察愚衷臣實不敢奉詔干冒
宸扈臣某無任惶恐迫切之至

文苑英華卷六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二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遺表

遺表一首

為王尚書遺表一首

權文公遺表一首

為昭義李相公作遺表一首

代僕射濮陽公遺表一首

代彭陽公遺表一首

代安平公遺表一首

遺表

房玄齡

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泊

一作

屈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

詳觀今古為中國患者無過

一作如

突厥遂能坐運神

策不設

一作下

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

行間其後延陀鴟張尋就夷戮

一作滅

鐵勒慕義請置州

縣沙漠以北萬里無塵至於高昌叛換於流沙吐渾首

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

一作擊

伐陛下責其逆亂殺

一作弑

主虐人親惣六軍問罪

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

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耻掩崑陵之枯骨比功校德

萬倍於古

一作前王

此聖主

一作心

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

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夷狄之將亡

則指期周

一作數

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而

推

一作假

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算無遺策擢將於行

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

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

篇章

一作什

翰

一作筆

邁鍾張詞

一作辭

窮班馬文鋒既振則

宮徵

一作則管磬

自諧輕毫暫飛則花蕊競發撫萬姓以慈

惠遇羣臣有

一作以

禮法褒毫髮

一作秋毫

之善解吞舟之網

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訴斯絕好生之德禁障塞於江

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鸛

一作鶴

荷稻梁之惠犬

馬蒙帷蓋之恩降乘吮思摩之瘡登堂臨魏徵之柩哭
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負填道之薪則精感天地重黔
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識昏憤豈足論聖功之深
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
臣深為陛下惜之重之愛之竇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
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者一作退之義
存者一作亡之機得者一作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

惜之者蓋為此

此一作謂

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謂

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土

一作地

開疆亦可止矣彼

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

以魚鱉畜之宜從闕畧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

搏且陛下每決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停音樂

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况今兵士之徒無一罪

戾無故驅之於城

一作行

陳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

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

英華作人非

孤兒寡妻慈母望

轆車而掩泣抱枯骨而一作推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

和氣實天地一作之冤痛也且兵一有凶器戰一有危

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

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為中國患而陛下

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為愧今無三條

坐煩中國內為舊王雪耻外為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

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知一作足之誠以保

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

澤許高麗以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

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旦殞天地所恨竟無塵露

少

一作微

增海岳謹述

一作罄

殘魂餘息預代結草之誠儻

蒙錄此哀鳴即臣死且不朽

一作皆唐舊書本傳

為王尚書遺表

臣某聞死生者天地之常數忠孝者臣子之本心某孝未立於家忠未報於國而桑榆遽迫風燭俄驚雖脩短之分偶然而古今之歎一也臣受性頑踈昧於攝理常

服石乳頗歷歲年始自去冬微覺發動皇慈軫念睿渥
旁流特賜秘方兼傳要訣王人荐至驛騎載馳竊見聖
心密聞天語方驗君臣之藥旋瞑眩之功碎首微軀無
階上答將謂載安營魄更長皮膚得霑雨露之慈可延
犬馬之命不悟才微任重福過災生從此月十二日已
後舊疾再發氣緒羸憊心慮沉綿徒加藥餌竟未瘳損
自二十二日已後轉覺危愒生意寂寥視陰恐盡渴日
不足臣自揣度必難保全雖覆載所容亭育之恩至廣

且鬼神不捨膏肓之計已成永辭明聖憂在漏刻臣自
荷深恩謬居方鎮三承寵命六變霜星撫俗臨戎幸無
敗闕此皆陛下聖謨弘貸玄貺昭宣誓欲垂此遭逢少
施勞効使千載之後知聖代有守土之臣焉永懷揚僕
之移關常念予牟之戀闕是以仍歲抗表備述本誠瞻
望軒墀冀獲朝覲儻丹誠曲遂玄鑒俯從則臣此生沒
齒無恨豈意隱慝為咎至誠不通徒一作孰知生也有涯
何遽死之將至行潦微波望朝宗而先竭哀楊弱質待

歲寒而已凋無由假魯陽之戈空想結杜回之草伏惟
聖念俯察哀懷仰天無聲伏表流涕無任感戀欵欵之
至

權文公遺表

臣某言生逢聖時獲事陛下以臣一慙朴作朴備位將相

幸免罪戾實無裨補福過災生二年以來脚疾痺緩近
自旬日咽喉氣痛漸就危懼慮不支持永辭聖明涕流
嗚咽伏惟皇帝陛下繼十一葉休運承二百年景祚平

吳定蜀掃蕩淮夷魏魏功德與天地準今縱有疥癬不足平夷伏惟以愷悌之仁弘寬大之本為九州自愛使萬古同福則臣幽冥之下同生物受賜無任感恩攀戀悲激之至

代僕射濮陽公遺表

李商隱

臣某言臣聞螻蟻知雨雖通感於玄天蒲柳望秋必凋華於厚夜况臣攝生寡要將命無方寒暑頓侵精神坐竭竈之傳薪之火餘焰幾何隙無留影之駒殘光即盡

叩心戀闕忍死

集作命

封章叫白日而不迴望青天而永

訣臣其中謝臣雖忝望族本實將家自先臣出摠郊圻
遇任大國靜無師旅被服元化翱翔盛時遂與季弟叅
無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因以上書自薦求通干時
願試芸香作吏始筮仕於德宗瑞節臨戎復分憂于陛
下雖性分有限而忠誠不移一作磨固無韓彭為將之能
實慕趙竇散財之義兩踰嶺嶠四建牙旗約已潔身絕
甘分少良田五頃慮莫及於子孫厚祿萬鍾惠頗霑於

賓客恭承詔命以守藩條而掌事者徒以元和中呂元膺留守東都李師古潛謀洛邑託以郡邸入之甲兵臣當時為元膺賓僚值師古竊發藍衫不脫竹簡仍持因為麾兵虜其明師遂以將材相許戎統見期頡頏遐途纂脩舊服光吟以再遷授頻仍昨者分領許昌兼臨河內當上黨阻兵之始是孽童拒詔之初臣方將奮勵疲駑指揮精銳所冀解鞍赤狄息駕晉城大攘蜂蠆之羣以雪人神之憤自前月某日後軍聲大振賊勢稍衰人

一其心士百其勇驚領有相曾無定遠之期馬革裹尸

實負伏波之願而精誠靡著素心

集作志望

見違拔抱之意

方堅就木之期俄及忽自今月某日疾生腹蔽弊及筋骸藥劑之攻擊愈深神理之禱祠無益固已騰名鬼錄收氣人寰復燃無望於死灰更起難同於仆樹然臣素窺長者曾慕達人省於變化之端粗識死生之理豈其有貪富貴敢冀延長但以未報國恩未誅賊黨視胄長免對弓莫彎思犬馬以自悲悼

集作但

鍾漏之先迫志有

所在傷如之何撫節而乏淚以流伏歿而無血可銘臣
其中謝其行營三軍已舉牒差某官某河陽留務差某
官某懷州留務差某官某訖並皆授之方略各有司存

至於

集作竊計

旬日必無逗撓臣又伏思任司農大卿之日

授忠武統帥之時紫殿承恩彤庭入對躬瞻堯日親沐
舜風獲覩陛下神武之姿獲聞陛下憂勤之旨即北蕃
小寇東土微妖集作戎亦何足煩陛下之甲兵汙陛下之
鈇鑕伏望時推明畧光闡睿圖內則收德裕讓夷紳絃

之嘉謨外則任彥佐允達宰沔之威力廓清華夏昭薦
祖宗然後廢玉勒成鏤金垂烈臣雖百死復何恨焉臣
精爽已虧言辭失次氣無復續蒙以續而莫勝口不能
言飯用貝而何益故園集作園千里明君萬年永將覆載
之恩長入幽明之路殘魂不昧雖溫序之思歸枯骨有
知遇杜回而必抗迴望聖集作照代哀號不能無任荒悞
攀戀之至

代彭陽公遺表

臣某言臣聞達士格言以生為逆旅古者垂訓謂死為
歸人苟得其終何怛於化臣永惟際會獲偶昇平鐘鼎
之勲莫彰風露之姿先盡雖無非大數亦有負清朝今
則舉纊陳詞對棺忍死白日無分玄夜何長淚兼血垂
目與魂集作雲斷臣某中謝臣早緣儒學得廁人曹克紹
家聲不虧士行詞賦貢名於宗伯書檄應聘於諸侯東
泛西浮南登北走時惟倚馬人或薦雄西掖承榮得以
言之無罪曲臺備位粗明物有其官允謂才難便叨郎

選振衣華省履歷名曹高步內庭光揚密命憲宗皇帝
以臣行多餘力忠絕他腸進無所因靜以有立過蒙顧
問深降褒稱乃於同列之中獨許非常之拜殊恩既浹
當路相排旅翮未高孤根已動河潼為郡盟津統師溺
以待援痿而念起憲皇旁集作講求輔相即記姓名果遣
急徵仍加大用戴君之力雖弱許國之誠在茲實有微
衷可裨玄化况初誅背叛務活疲羸方伏奏於鳳宸之
前忽庀徒於烏耘之次小吏抵罪邪臣結謀指之有名

默不得訴空甘罪戾仰託聖明粗得生還幾臨死所其
後官移賓護四年不竭於承華任改察廉一日暫留於
分陝欲舉而墜將安更危賴敬宗皇帝績乃丕圖是思
求舊振於洛宅榮彼夷門自茲以來敢虛其遇周旋五
紀鎮守惟切分憂前後兩歸闕庭皆非久次拙直不同
於衆讒毀每集其躬含意未宣救過不暇伏思自長慶
厥後開成之前凡幾忝遷升幾遭退斥若非不欺天地
不負君親至於機微尋合顛隕伏惟皇帝陛下道超覆

載仁極照臨既委銅盃又分端揆逮今控壓亦在重難

陛下之恩微臣何益微臣之節陛下方知興言及茲碎

首殊晚然臣從心之年已至致政之禮

英華作理非

宜遵尋

欲拜章以求歸老伏以諸道節制頻歲更移其於送迎

例多積累臣在此雖無一毫侵損亦無纖介

集作芥

誅求

而帑藏甚殷倉儲有羨特緣行李忍過秋冬而江山之

氣候難常蒲柳之蕭哀易見自夏則膝脛無力入冬則

集作又

腸胃不調對冠冕而始訝儻來指墳墓而已知息

處昨今月八日臣已召男國子博士緒左補闕綱左武衛兵曹叅軍綸等示以歿期遺之治命使內則雍和私室外則竭盡公家兼約其送終務遵儉約

集作所務遵儉

勿為

從俗以至慮居至十二日夜有僕夫告臣云火星墮地雅當正室洞照一庭臣即端坐俟時正辭無撓臣之年亦極矣臣之榮亦足矣以祖以父皆蒙褒寵有弟有子並列班行全胥領以從前人歸體魄以事先帝此不自達誠為甚惡但以將掩泉扃不得重辭雲臺重

集作更陳

尸諫猶進瞽言雖叫呼而不能豈誠明之敢忘伏惟皇
帝陛下春秋鼎盛華夏鏡清是脩教化之初是復理安
之始然自前年以來敗譴者至多誅戮者不少伏望普
加鴻造稍霽皇威沒者昭洗以雲雷存者霑濡以雨露
自然五稼嘉熟兆人樂康用臣將盡之苦言慰臣永蟄
之幽魄臣某云云臣當道兵馬已差監軍使竇千乘勾
當其節度留務差行軍司馬趙祝觀察留務差節度判
官杜勝訖有舊規模無新革易悉集作必當輯睦決無諠

驚臣心雖澄定氣已危促辭多逾切鳴急更哀升屋而
三號豈來赴壑而一去無返忠誠直道竟埋沒於外藩
腐骨枯骸空歸全於故國迴望昭代無任攀戀永訣之
至謹奉表代辭以聞臣某誠號集作哀誠咽頓首頓首

代安平公遺表

臣某言臣聞風葉露華榮落之姿何定夏朝冬日短長
之數難移臣幸屬昌期謬登貴位集作任行年五十五歷

官二十三念犬馬之常期死亦非夫柰君親之厚施生

以無酬是以時及含珠命餘屬續心猶向闕手尚封章
撫躬而氣息奄然戀主而方寸亂矣臣其中謝臣少而
羈屑長乃遭逢常將直道而行實以明經入仕王畿作
吏非州縣之職徒勞侯國從知愧軍旅之事未學憲宗
皇帝謂臣剛決擢以憲司穆宗皇帝謂臣才能登之郎
選忝霜威而無所摧拉歷星紀集作叨
星經而有紊次躔旋
屬皇帝陛下大明御宇至道承乾澄汰之初臣不居有
過超躍之際臣獨出常倫高選掖垣箴規未効入居瑣

闡論駁無聞自去年秋來典河關兼臨甸服唯當靜而
阜俗清以繩姦粗致豐穰幸逃逋責豈意陛下謂臣奄
有三縣未稱其能謂臣出以一麾未足為貴爰降綸綍
移之藩方錫以海隅與之嶽鎮將吾君之驍果萬計使
得摠齊聯吾君之牧伯三人以居巡屬時雖相羨臣實
深憂既辱聖恩果遭鬼瞰況臣素無微恙未及大年方
思高掛英華作
卧非饋魚不燃官燭成陛下比屋可封之化
分陞下一夫不獲之憂志願未伸大期俄迫忽自今月

十日夜暴染霍亂并兩脅氣痲當時檢驗方書煎和藥

物百計療治

唐諱

一無痊除至十一日辰時轉加困劇漸

不支持想彼孤魂已遊岱嶽念茲二豎徒訪秦醫對印
執符碎心殞首人之到此命也如何戀深而乏力以言
泣盡而無血可繼臣某誠哀誠戀頓首頓首臣當道三
軍將士準前使李文悅例差監軍使元順通勾當訖臣
與順通雖近同王事已備見公才假之統臨必能和協
其團練觀察兩使事差都團練巡官盧涇勾當訖臣亦

授之方略示以規模伏惟聖明不至憂軫臣精神危促
言詞爽錯行當窮塵埋骨枯木容身螻蟻卜隣烏鳶食
祭黃河兩曲長安幾十生入舊關望絕班超之請力封
遺奏痛深來歎之辭迴望昭代不勝荒懣眷戀之至謹
差某奉表代辭以聞

文苑英華卷六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二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牋

諫皇太子牋一首

為司徒趙國公謝皇太子寄詩牋一首

為南陽尉六舅上鄧州趙王牋一首

為皇甫中丞上永王牋一首

上宰相牋一首

皇帝冊尊號皇太子牋一首

賀赦牋一首

賀太子知軍國牋一首

從樊漢南為鹿門孟處士求脩墓牋一首

諫皇太子牋

薛元超

臣元超啓臣聞位隆載鼎居之者匪易業峻承祧守之者為重何則天下之本屬在元良歷選前脩藹尋往傳伏惟殿下畫堂凝祉幼彰岐嶷雕宮誕睿夙擅溫文大

孝因心不由於外獎深仁植學性稟於自然故能聿膺
景福式光正緒皇基永固宸構克昌加以識瞻機物天
姿獨秀生知之量振古莫儔比者監守務殷親覽政事
所關視聽決斷如流凡有朝野僉論歸美況臣委質階
陞齒跡宮闈恭聞喜躍實百恒品區區所望惟願盛德
日新勵茲三善無忘四術率土蒼生幸甚見去年之內
數召學士等入討論經籍疊疊不倦此之令問播於邇
遐在外聞者誰不欣然今夏已來接對遂簡講藝之道

有謝曩時臣之事君在於無隱敢緣茲義輒獻愚忠但臣知識庸淺未足以發明雅訓求之史傳請揚摧而言焉昔漢苑招賢高軒洞敞曹園愛客飛蓋連陰此乃副君之待士也亦有推心鄭衆每佇於諮詢降禮桓榮用承於誨命此則副君之尊師也魏太祖征并州留太子在鄴頗出畋獵崔季珪進而諫曰盤于遊田書之所誡魯侯觀漁春秋譏之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也深惟儲副以身為寶今忽馳騫陵險誠有識者所以惻心惟

太子燔翳捐畢

魏志作
褶下同

以塞衆望太子報曰昨奉嘉命

廣開正路翳已壞矣畢亦去焉師傅之言實獲我心晉

明帝之在東宮中庶子溫嶠中舍人劉放

晉明帝為太
子阮放為中

舍人劉放乃魏明帝
時人疑當作阮放

諫馬射曰臣聞千金之子猶不垂

堂以萬乘之貳若有駭駟之艱豈可不熟念殿下縱一

日之娛忘萬代之基凡人猶知其不可況在聖明太子

答云省所陳明卿等動靜數示此則副君之納諫不以

為嫌者也非獨一時之美事固亦千載之芳猷且思患

預防著於易象樂不可極陳之禮經列聖典謨可為龜
鏡殿下昔在藩邸時以打毬為戲當此之日已經墜馬
近取諸身足為深鑑又陛下仁孝之德聞於四海自車
駕發後天慈許入苑內臣竊惟殿下之意既承恩旨始
復出遊適以上副聖懷非狗盤遊之樂固以苑囿之地
草樹極深絕磴危嶠往往而有控織離之馬影踰流電
擁太阿之劍氣駭奔星截輕禽逐狡兔倘有銜勒之變
雖悔何一作不追如戶奴等色非是一種或反逆之類或

破亡之餘夷狄遺醜兼在其數密計允謀理難懸測忽
有潛心翳薈侍衛不虞白龍魚服事出慮表臣每一思
至此魂爽飛越夫為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恐近於危
辱也故樂正子春下堂傷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弟子
問之子春曰君子跬步不敢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
子春匹夫尚知愛其身體儲后之尊何可以不慎焉儻
馬逢驚伏微致毀傷豈不上貽二聖之憂下垂兆人之
望伏謂打毬馳射深是

一作
知非

危機天后所賜誠書殷勤

至切網羅今古罕得名言竊循旨要在於循

疑作披

懷虛

已書云山林隱逸草澤高人惣萃春坊冀朝夕設對採
其匡贊廣納忠規機務之餘遊心墳籍瑩襟靈於藝圃
散耳目於書林披帙橫經克勤無怠此之至戒亦何不
思殿下敦崇儒術闡揚文藝爰置學士獎拔人物應斯
舉者若登龍津莫不延頸企踵思承顧盼皆願隳肝膽
露欵誠布衣之交一言相託尚有懷知己之遇銜國士
之恩殿下數存接引與其切磋道義竭忠盡善必日有

異聞則玉裕彌光金聲自遠頃日時景炎鬱不敢望以

引召今高秋戒序景物

勿一作勿見

漸涼伏乞聽政餘閑留情

墳典所讀班史請畢殘功前者別勅賜物本錄

一作緣

殿

下書進時請臨池染翰使筆力轉道仍請逐月一兩度

摠喚學士因為設食文學張君相素明莊老命之談說

能暢玄風殿下假以溫顏人各申其藝業鈎深理窟者

思憤懷蛟撫實詞條者文成吐鳳此亦一時之奇觀可

以深慮怡神預在宮僚人知自効便僻取容者疎之正

直不撓者親之棄不急之務而省遊娛絕無益之慾而
敦節儉以儒墨為城池翱翔其際以禮義為干櫓棲息
其間一則遵天后誠書不敢失墜二則挹古人遺範有
所發揮豈不美歟豈不盛歟殿下居養德之辰天下屬
望聰明睿智何所不察若稍加引納實廣德音臣曲荷
財成濫蒙委任雲雨之施預霑於品物丘山之恩久越
於涯涘懼速官謗罔真心靈不揆謏聞輕陳短見庶同
織璫敢類涓埃所冀增山之高裨海之潤臣元超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為司徒趙國公謝皇太子寄詩牋

許敬宗

無忌惶恐白內使滎陽夫人至蒙寄歎別五韻并垂示
擬古一首蹤開玉札炫目澄心行諷金聲式歌且抃竊
惟化成天下實易繫以導洪源體物緣情自風騷而綿列
代莫不咸相祖述罕見生知伏惟殿下摛絢紹天含章
挺睿溫文表裕藻清漢於離暉麗則凝華縟春秋於博

望乃以監守餘暇俯貺清篇覽夜月之流光降無私於
遠客想懸旌之未卷察翹心於征旆加又作依依垂柳
益愴邊城鬱鬱中園偏傷遠塞殊私所被文旨兼深詞
運理而叅神氣凌雲而含粹五章間發若啓榮光之圖
六律相宣如覲奏金之字無忌幸從神武愧乏王粲之
才忝降斯文益深吳質之戀無任感荷慶躍之至於是
扣寂求音繼震方之逸響披肝見意吐燭火之微光某
頓首頓首謹言

為南陽尉六舅上鄧州趙王牋

蕭穎士

其惶恐叩頭使君公節下小人以褻淺之姿承命下吏
常懼罪戾仰負仁明勵茲鴛拙兢惕不暇安敢諤持文
翰祇冒府庭濫巴歛之末音覲牙曠之清聽豈惟取笑
僚友知其不然故亦退慙虛薄非所敢望今則沒階屏
氣心膽戰越竊有短詞願聞於節下執事者理或至切
情所不堪誠以仁賢措心名教有地敢布四體伏惟明

公圖之某家自周齊業傳清白先人以文學政事任尚書郎門緒不昌幼集茶蓼詩禮之訓襁褓無追顧復之恩縞練仍失顧瞻兄弟童弁五人所不隕滅實同形影少賴餘蔭克從庶役或以進士或以明經二紀于茲畢叅官序雖青紫之望有限登天而箕裘之業幸微墜地豈圖家不悔禍釁罰仍鍾累年以來凶險荐至兩兄弟殂謝連及孀孤空室苦蓋在庭故不忍聞今在備見誠宜泣血私第移疾公門胡復心顏以冀榮遇所不爾

者亦惟明公哀之重以諸姪藐然三喪在殯丘封未兆
凍餒是虞匪伊薄祿云何取濟今歲時獲便龜策告從
此月之交計發嵩汝李弟傭官越在東吳千里而遙三
月不至興言主辦捨某而誰感念存亡觸目纏迫詩不
云乎死喪之威兄弟孔懷禮亦有之祖於庭塋於墓所
以即遠也人道之終此日而畢天倫宗戚豈可輕忘志
官次則情理頓虧赴私哀則簡書是懼龍鍾荼苦畢備
於茲伏惟明公嘗以雅望忠誠弼諧聖政朝廷故事臺

閣式瞻仁恕之風被於列郡儻或窮誠見遇微物感通
許以假歸申其永慕生死骨肉實賴明恩所不敢言斯
豈獲已况宛葉汝潁密邇山川往復之期旬日以冀奔
走之事豈乏差池某頓首謹言

為皇甫中丞上永王牋

崔祐甫

某惶恐叩頭昔臧孫辰之詞曰賢者急病而讓夷然則
當禦侮之權必居衝要受分憂之任不務懷安伏見判
官李翥稱為教幕府移鎮江寧聞命矍然不識其故何

者逆賊安祿山稱兵犯順竊據二京王師四臨久未撲滅自河淮右轉關隴東馳詔命所傳貢賦所集必由之徑實在荆襄朝廷以大王鎮之重矣自麾旌至止政令所覃嶺嶠華夷吳楚城邑公私遠邇罔有不寧賊庭震懾莫敢南望儻左右有司謀慮未熟輕舉旄鉞僻處下流既失居要害之津且出封疆之外專命之責大王何以任之或啓寇讐之心來爭形勝之地則行李坐隔侵軼滋多安危大端不可不慎既往之失將且無追上皇

天帝巡狩成都皇帝駐蹕靈武臣子之戀大王兼之詠
棠棣之詩講晨昏之禮其地逾遠胡寧以安假使別奉
絲綸猶當執奏一則逆胡間諜矯詐須防二則國步艱
難折衝宜近聞就間樂土恐非良圖伏惟大王天縱仁
明苞含實大某所以敢申謹議輕犯威嚴伏望廣延正
人俯垂考覆芻蕘之論萬一可收不勝憂憤悃迫之至
謹奉牋惶恐叩頭

上宰相牋

祐甫惶恐惶恐叩頭昔諸葛孔明有言曰使一夫有尤
亮之罪也嗚呼孔明以分崩離析之時事要荒割據之
主尚能恢弘王度克廣德心魚鼈咸若引為已任千載
之下以茲美談伏惟相公垂時問生畧不出世光輔興
運致於冢宰自明兩作離帝出於震發號施令無幽不
達鼎新之業公實贊之煦嫗昭蘇孰不有望况祐甫當
遺簪墜履之列懷救虵養雀之惠雖報恩之分誓以終
身而受庇之期亦望卒歲豈可不盡誠欵使匹夫不獲

而相公有孔明之憾哉祐甫天倫十人身處其季夙遭
險豐幾不同存沒左右提攜仰於兄姊頃屬中夏覆沒
舉家南遷內外相從百有餘口長兄宰豐城間歲遭罹
不淑仲姊寓吉郡周年繼以鞠凶呱呱孤甥斬焉在疚
宗兄著作自蜀來吳萬里歸復羈孤之日斯所依焉豈
期積善之人昊天不弔門緒淪替山頽梁折今茲夏末
宗兄辭代顧眇眇之身巋然獨在寡弱嬰孺前悲後泣
一門之中髮首相弔捨之而去必填溝壑昔者建寅初

吉麾蓋將西猥承嘉話曲全之施不略微生訴其待年
致身循國豈惟寮屬斯在山川鬼神實亦聞之今者相
公大秉化源而小人拘牽以前命進於朝無一塵一露
之益顧於家有死如棄如之患撫心自憐淚盡成血僮
相公以天下為一堂也忍其向隅而傷和氣哉所以遲
廻周道欲行中止解懸之望屬在仁明蔽之而不言小
人之罪也一物失所伏惟相公圖之益秋尚熱伏惟相
公尊體起居萬福謹因洪州奏事官沁水府果毅徐冕

奉牋塵黷清襟伏深戰灼祐甫惶恐叩頭叩頭

賀赦牋

劉禹錫

見集本

使持節連州諸軍事守連州刺史劉某惶恐叩頭伏見
今月一日制書大赦天下者伏以獻歲布和皇恩遠降
乾坤交泰寰宇廓清伏惟皇太子殿下道貫元良德兼
忠孝承顏拜慶榮耀古今某職守有限不獲隨例稱賀
宮庭無任欣悅之至

皇帝冊尊號賀皇太子牋

柳宗元

宗元惶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

運皇帝光受尊

集作

號率土臣子歡呼無際

集作歡

伏

惟皇太子殿下麗正居中輔成昌運削伏沴孽贊揚輝

光鴻名載

集作

升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緯著天道之

運行瑞景昭

集作

臨知重輪之發輝

集作

恩波下濟見

少海之增瀾某忝守遐方獲聞盛禮不任忭躍之至

六字

集作倍萬恒情謹附牋
賀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賀太子知軍國牋

見五百五十七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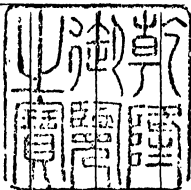
令狐楚

從樊漢南為鹿門孟處士求脩墓牋

符載

廬山山人符載頓首頓首死罪夫仁義揚顯朗德之充也惠慈被幽昧仁之原也竊見故鹿門孟處士浩然納靈含粹俊儒傑立文寶貴重價吞連城一旦殞落門眉陵茂一作墓墳如墳吁嗟丘隴頽陷荒圃形或異斧高不及隱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日辨覺佛寺峴首亭恭覩明公垂意拳拳將墓文表隨封起窀穸闔境搢紳暫聞嘉聲

風動興感偕至踴躍然垂休務當時從善貴流今閤下
外迫軍旅程使之劇內勞賓客俯仰之勤牽耗星歲未
遑指顧常恐旦夕飛踐廊廟纏綿深旨鬱紆不寫則處
士之風流精爽沉翳厚地矣或好事者乘而射之孤負
夙志矣伏惟閤下醇仁盛德覆乎草木除惡彰善發於
鄉黨一作影響割省庶務凝神晷刻盼睐官屬望則疑首尾
實足以副士林之翹翹慰羈魂之冥冥事關教化不主
名譽伏惟慮之始終之幸甚幸甚



文苑英華卷六百二十七